



像神一样生活

万物为神，

神为万物。

天堂就是眼睛能到，

脚到不了的地方……

鲍尔吉·原野

著

像神一样生活

鲍尔吉·原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神一样生活 / 鲍尔吉·原野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8

(大风原创散文系列)

ISBN 978-7-5404-6814-9

I. ①像… II. ①鲍…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7843号



像神一样生活

鲍尔吉·原野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丛书统筹: 苏日娜

责任编辑: 龚煌景 (龚湘海) 苏日娜

版式设计: 周基东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73,000

印数: 1-15,000

书号: ISBN 978-7-5404-6814-9

定价: 2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5983028

目录

草原

- 002 一辈子生活在白云底下
- 004 白桦树上的诗篇
- 007 草垛里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
- 010 勃隆克
- 012 风
- 014 芦苇为我指路
- 016 土离我们还有多远
- 021 蔚蓝色的鸡年

春天

- 026 惊蛰
- 028 杏花露出了后背
- 030 不要跟春天说话
- 032 春是春节的春
- 034 多快的手也抓不到阳光

村庄里

- 038 白银的水罐
- 040 针
- 042 扁担
- 045 刀
- 047 铁匠
- 049 养蜂人
- 051 银器的笑容

大地

- 054 每个人理应赞美一次大地
- 056 乡村
- 058 色彩的旋转和燃烧
- 060 上帝生活在大自然当中
- 062 锦绣只是城里人眼中的风景
- 064 初夏
- 067 草药与大地的苦
- 069 七月有权力炎热
- 072 路有走不完的路
- 074 初秋
- 076 立冬

歌声

- 080 白云藏匿雨意
- 084 长调：蒙古民族灵魂的歌音
- 090 唱歌就是歌唱
- 093 对酒当故乡之歌
- 095 古拉日松阿的歌声

河流和海洋

- 100 河边的灯心草
- 103 河流的腰
- 105 黑河白水
- 107 海的月光大道
- 110 河流没有影子
- 113 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
- 115 爱情常常发生在河边
- 118 河在河的远方
- 120 买一亩大海
- 122 微微起伏的冰

124 河床开始回忆河流

呼伦贝尔

128 夏季从阿龙山开始

132 激流河

135 冰雪那达慕

花朵

140 雏菊的披肩

144 和梨花一起白头

146 和野百合野合

148 荷花骑马坐轿

150 花瓣·眼睑·歌

火

154 火

157 火琉璃

159 火苗去了哪里

161 燃灯人

163 雪地篝火

泪水

166 画一幅眼泪

169 泪水的盐

171 泪水庆幸自己是水

174 拭去眼泪的几种方式

马

178 马如白莲花

180 马群在傍晚飞翔

182 乡居

184 夏加尔的旋律

186 绵羊似的走马

鸟儿

190 爱情暖脚
192 从屋脊越过的阳光
195 俯视者
198 起飞
200 男孩女孩的燕子
202 在鸽阵穿行
204 白玉鸟
207 鸟群飞过峡谷
209 鸟像神一样生活
213 紫微紫微紫微紫
215 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
217 雪地上的羽毛

青草

220 草
222 青草和星辰
224 青草寂静
227 像蒲公英一样远走他乡

山

230 雾散了，树叶滴水
232 山顶上看不清河里的小鱼
235 山杨树

树

240 树活两辈子
242 琥珀对松树的记忆
245 树的衣裳
246 火山杨

- 249 树木是音乐家
251 柳树趴在河边喝水
254 树里的火和水
256 松木在夜晚说话
258 松塔
260 松针
262 藤
264 秋叶漫游世界
266 走不过边境的树

水果和蜜

- 270 把自己甜死的甘蔗
273 葡萄园
275 为库尔勒香梨充电
277 桑椹
280 高粱与石榴
282 沙果
284 蜜的秘密

我的梦

- 288 梦托邦
291 梦的色彩
294 在天空游泳
296 我曾经梦见过我的梦

夜

- 300 春雪的夜
302 群星的呼喊
304 夜游
306 屋顶的夜
308 星子缀满天空

- 310 夜空栽满闪电的树林
312 夜雾
315 月光手帕
317 车站的月亮

雨水

- 320 雨的灵巧的手
322 蛛网上的星辰
325 雨落大海
327 雨滴耐心地穿过深秋

云彩

- 330 青海的云
332 乌云
335 云的小村庄

草原

一辈子生活在白云底下

草原静得好像时间都在打瞌睡，低头看，一朵小花微微摇摆，像与别的花对话，蚂蚱随人的脚步弹到半空。回头看，人的影子被拉出两米多长，这是早晨。躺在地皮上的老鹳草的蓝花在见到阳光之前还不肯开放。

说草原，谁都说不流畅，就像说大海，怎样才能把海说清楚呢？给每朵浪花做上记号，便于你的讲述吗？海边的人说不清海有多少朵浪花，每朵浪花长什么样。像吉尔伯特说的：希腊的渔人不到海滩嬉戏。

草原于我，是一团重重叠叠的影像。想到马，马在奔跑的马群里转身，鬃毛挡住偏向一旁的头颈。想起四胡，蒙古人的英雄故事从四胡的弓弦声中款款而出。说书的屋子有漆黑、漂着茶梗的红茶缸，旱烟的雾气缭绕着牧人一张张倾听的脸。说书人惯用嘶哑的嗓音，像上不来气，医学称为呼吸窘迫或肺不张，而他有意如此，嘈杂的琴声接上他后半截的气。我想起冰凉的洋铁皮桶里的鲜牛奶；想起天黑之后草叶散发的露水的气味；想起饮水的羊抬头叫一声，嘴巴滑落清水的亮线；想起草原的夜晚真黑，人像被关在带盖的箱子里；想起马，桩子前雪青马的蹄子踏出新鲜的黄土。

这些记忆像解体的卫星碎片在大气层里茫然飞翔，没办法把它组

合成完整的故事。我能跟问我的人说这些事吗？别人听不懂。还有磨出好看花纹的榆木炕沿，漂在水缸里终年湿沥却不腐烂的葫芦瓢，小红蜘蛛正在房梁上拼命奔跑。

我读过一篇国外语音学家的文章，说结巴是因为元音和辅音急于一起冲出来，结果堵车，谁都出不来。我对草原的印象也像一个口吃者——印象的雪球堵住了大门。

今天我对草原的记忆只剩下一样东西——云。地上的事情都忘了，忘不掉的是草原无穷无际的云。骑马归家的牧人、挤奶的女人，背景都有云彩。清早出门，头顶已有大朵的白云，人走到哪里，它追到哪里。

老家的人一辈子都在云的底下生活。早上玫瑰色的云，晚上橙金色的云，雨前蓝靛色带腥味的云。他们的一生在云的目光下度过，由小到大，由大到老，最后像云彩一样消失。云缠绵，云奔放，云平淡，云威严，云浓重，云飘逸，云的故乡在草原。在异乡，我见到的最少的就是云，城市灰蒙蒙的雾气屏蔽了云。偶见零散的白云，一看就是进城串门的乡下云。有一次，我跟大姑姥爷到林西县拉盐，我躺在牛拉的木轮勒勒车里睡觉。大姑姥爷突然停车，拉我起来看。我问看什么？他指着天：那两朵云彩打起来了，像摔跤一样。我看去，两朵云立在天边，如决斗。他坐下抽烟，乐。看云打架比看人打架文明。他跟我说话间，云没了，大姑姥爷很惋惜，把烟袋锅掖进裤腰带，连吐几口唾沫。那年我七八岁，他七八十岁。大姑姥爷跟猫狗说话，跟豆角说话。他曾说，每个死去的人都会被云接走。他告诉我望云要带敬意。云打架让他乐了，露出光秃秃的牙床，像掰开的西红柿一样。

白桦树上的诗篇

穆格敦是我在图瓦认识的猎人，他自称是诗人。他灰胡子灰眼睛，说话时眼睛看着你的一切动作，好像你是随时可以飞出笼子的小鸟儿。

穆格敦会说十分流利的蒙古话，他说是小时候背诵蒙古史诗《江格尔》时学会的，用词文雅体面。

他住的房子是用粗大的松木横着垛成的，在中国东北，这种房子叫“木刻楞”。

他说：“你是作家，我是诗人。我们两个相会，像天上的星星走到一起握手一样让人感动。你会向我学到许多珍贵的学问。”

“是的。”我回答。

“唉！”他叹口气，“我要让你看一样东西，一首诗篇，它的题目叫《命运》。”

穆格敦从木床下面拎出一只桦树皮做的箱子，放在桌子上，刚要打开却停下来，走到窗边，指着远处一棵树说：“就是它。”

“它也是诗人吗？”我问。

“你的问话很愚蠢，但我原谅你。它是一棵树，这个桦树皮箱里装着它的子孙的命运。”

那是一棵白桦树，独自长在高处，周围没有其他树，地上开着粉红色的诺门罕樱花。

“回头。”他说着，打开了箱子。箱子里装满了金黄的桦树叶，上面写着字。

“每片叶子上都写上了字，是我作的诗。”

我等他说下去。

“你为什么不问后来呢？”穆格敦说。

我问他：“你在桦树叶子上写满了诗，后来呢？”

“这些诗是用岩山羊的血写上去的，一百年也不会褪色。你知道我写这些诗多不容易？”

“创作是艰难的。”

“不对，我越看你越不像个作家。创作很容易，创作诗最容易，比吃蔓越橘果实还容易。”

“后来呢？”我问。

“那时候，这些叶子还长在树上。我不能为了方便我写诗就让它们掉下来。我搬了梯子，在每一片叶子上写满了诗句，我的腿站肿了，胳膊比酸浆果还要酸。”

我仿佛看到金黄的桦树叶在枝头飞舞的场景。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做？”

穆格敦很高兴我这样问他，说古代的诗人都这样。他左手握一把干枯的树叶，右手拿出一片，念：“德行就是你把喝进嘴里的酒运到身体里的各个地方。”

他抬眼看我。“好诗。”我说。

他念：

“羚羊的气味在岩石上留下花纹。”

“野果因为前生的事情而脸红。”

“人心里的诚实，好像海边的盐。”

“都是好诗。”我说。

他瞟了我一眼，“叶子背面还有字呢，这个——‘下雪前一日，在

三棵榆树的脚下，离家一公里。’这个——‘已经穿皮袄了，独贵龙山顶的石缝里。’”

原来，穆格敦在白桦树的每片叶子上写诗都做了记号，秋天至，风把这些叶子吹走后，他走遍大地一一找回来。他在找回来的树叶的背面再写上地点和气候。

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你为树叶找回它们的孩子，找回来后，用树叶在树干上蹭一蹭，它知道它回家了。”

“在霜降的大地上，你眼睛盯着草地，当你发现一片有字的桦树叶时，就知道那是我写的诗，是我要找的叶子。”

“有一片叶子飘进了水里，我游过去，十月份，水已经很凉了。但它不是我找的树叶，是楸树的树叶，但我也把它带上了岸。”

“最远的地方离这棵树有五公里，我不知道树叶带着我写的诗怎么会走了这么远的路。”

“可能有一些树叶被鹿吃掉了，有一些埋在雪里已经腐烂，我还在找它们。”

“你题诗的叶子一共多少片？”我问。

“九百八十九片，我找到了二百六十一片。”穆格敦笑着说，“如果我在死亡之前能找到七百片树叶，已经很不错了。”

草垛里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

草垛如同干草的房子，但里面不住人，也不住动物。这座草的房子没有厅室，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我在拜兴塔拉乡住的时候，把一扇没人要的旧门摆在牧民额博家的草垛上，远看草垛像一个蒙古包。额博哈哈大笑，说你是一个热爱家的人啊。

那些日子，我没事绕着草垛散步。额博的老婆玉簪花说，狐狸才这样围着草垛转，假如有一只老母鸡在草垛里抱窝的话。

我不在意玉簪花的玩笑，她脸上布满雀斑像一个芝麻烧饼。

额博有三个草垛，它们是牧畜过冬的牧草。现在开春了，三个草垛只剩下一个，额博家的牛羊在六月份青草长出来之前靠它维生。草垛如一只金黄的大刺猬，蓬松着蹲在瓦房前。房前停一辆蓝色的摩托车，洋井上挂着马笼头。我观赏这个草垛，并不因为它是牛羊的口粮，也没想跟牛羊抢这堆口粮。我在惊异——见到草垛我每每惊异，这么多草从地里割下，一绺一绺躺在一起。草从来没想到它们会像粉条似的躺在这里吧？

我从草垛上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草原上的草不躺着，它们站立在宽厚的泥土上，头顶飘过白云。早上，曦光从山顶射过来，草尖的露水闪烁光芒，好像手执刀剑。六月末，大地花朵盛开，像从山坡上跑下来，挥动红的、黄的和蓝的头巾。城里人习惯用花盆栽花，

花在家具之间孤零零地开。草原上，大片的花像没融化的彩色的雪。花朵恣意盛开，才叫怒放。开花，只是草在一年中几天里所做的事而已。

野花夹杂在草里，和草一同嬉戏。花朵如一群小女孩，甩掉鞋子跑到了草叶身后捉迷藏。明明没有风，却看见草叶的袖子摆动。草浪起伏的节律，让人想到歌王哈扎布唱蒙古长调的气息。歌者把腹中所有的气吐尽，吸气时喉间颤动，气息沿上腭抵达颅顶，进入高音区并轻松地进入假声。这种演唱方法如草浪在风里俯仰，深缓广大，无止息。在哈扎布的演唱中找不到一个接头，找不到停顿或换气口，像透明的风，一直在呼吸却听不到风的呼吸声。

风在草里染上了绿色，它去河水里洗濯，绿色沉淀在河底的水草上。水草的大辫子比柳枝还要长，在水里得意地梳自己的辫子，散在斑杂的石子间。水草根部藏着鬼鬼祟祟的小鱼，这些泥土色带黑斑的小鱼只有人的指甲那么长，不知会不会长大。草原的深处，暗伏很多几米深的小河，有小鱼小虾。

草对于草原，不是衣服，更不是装饰。草是草原上最广大的种族，祖祖辈辈长于此地。白云堆在天上，如一个集市。如果地上没有草，剩下的只有死寂。草把沟壑填满，风里飘过一群群鸟的黑影。小河如同伸出的胳膊，上面站立白云的倒影。草的香味钻进人的衣服里，草的汁液浸泡马蹄。

草们如今成了额博的干草垛，它们一根挨一根躺在一起，回忆星光和露水。摸一下，草叶唰唰响，夏天的草发不出这样的声音。我在心里算计，这些草在草原能占多大的面积，十亩？还是五亩？算不出。只好说，它们是很大一片草。草绿时分，蝴蝶在上面飞，像给草冠插一朵花，过一会儿又插到别的草冠上。草棵下面爬过褐黄的大蚂蚁，举着半只昆虫干枯的翅膀。不远处小河在流淌，几乎没有声音，水面光影婆娑。花朵高傲地仰起头，颈子摇动。月亮升起后，草叶沾满露水，